



查錫我 為人肝着急

「我們要倍加珍惜身邊的人，
包括每一個擦肩而過的人，
因為這一次的擦身而過，可
能就是最後一次。」



肝癌。離婚。辭職。三種人生沉痛的打擊，接連發生在他的身上。換轉是一般人，足以叫他意志消沉，痛不欲生。但這個故事的主角並沒有怨天尤人，還帶笑地將體內的肝葉癌細胞分布比喻為「日月星辰」，侃侃而談且不帶半點傷感。五十有八的查錫我，九四年患上肝癌，一度以為生命「到此為止」；十四年後以康復者的身份回首患病心路歷程，坦言經歷種種苦難皆有其意義。

不少人都忌諱重提傷痛的經歷，尤其是疾病的煎熬，感覺好像在傷口上撒鹽。查錫我則很豁達，不但清楚記得患病、檢查、手術日期的細節，過程更是鉅細無遺，最難得的是每個片段都變成動聽的故事。

幾經轉折 確診肝癌

由發現患病至確診過程頗為曲折，查錫我憶述：「九四年六月初，我正在港大攻讀犯罪學碩士，某天下午在圖書館溫習以應付最後一科考試時，突然感到頭痛欲裂，隨即到校內的醫務所求診。起初，醫生懷疑是甲狀腺出現問題而引致頭痛，替我抽血檢查。驗血後顯示一切正常，但因為七八年時我患過乙型肝炎，所以多口要求他替我做肝臟超聲波檢查。醫生於是轉介我往照超聲波，初步結果懷疑肝有腫瘤，但因未知是良性還是惡性，之後再接受電腦掃描等檢查，奇怪的是電腦掃描的結果說肝臟正常，並沒有患癌。由於照超聲波與電腦掃描的結果大相逕庭，因此我再進行了一次詳細超聲波檢查，最終真的證實肝臟有腫瘤。」查錫我笑言全因當年自己「多口」，才能將這個「隱疾」及早發現。



cancer 患癌

同年的六月二十九日，查錫我進行了血管造影來確定癌細胞的位置，結果顯示他的左右肝葉都有腫瘤，而且肝臟周圍都有癌細胞。當時醫生說不能動手術，但可進行內放射治療來延長幾個月壽命，他心想倒不如用餘下的時間好好享受生活，所以沒有接受化療。

接受現實 坦然面對

面對患肝癌的噩耗，查錫我最擔心的不是自己，而是家人，雖然身為基督徒，他的反應卻與一般人一樣——拒絕接受事實。他質問上帝說：「為何這麼快輪到自己（患上絕症）？我的兩名孩子年紀還小，可否再給我活多十年八載，看着他們長大後才離開呢？」患病期間，查錫我看了很多關於癌症的書籍，其中一本是楊牧谷牧師寫的《再生情緣》，講述自己坦然面對鼻咽癌，給他很大啟發。

一位朋友曾戲查錫我不值：「你這麼好人，為甚麼會患癌呢？」他卻反過來安慰對方說：「比我更好的大有人在，為甚麼不是我患癌呢？」從起初的不願接受到後來的坦然接受，其實在於能否看得破。查錫我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患傷風感冒時，我們不會問為甚麼，因為知道人人都有機會患上，但當面對癌症時，卻會不斷問為甚麼，只因我們不接受癌症與傷風感冒一樣，患病機會人人平等。「我們不斷問為甚麼，其實並非不知道原因，而是不肯接受事實。事情畢竟發生了，任何人（包括上帝，除非祂抹去所有人的記憶）也改變不了，人生有苦有樂，只有接受疾病是生命的一部分，才能坦然面對。」

或許就是查錫我沒有逃避，願

意面對現實，才令病情出現轉機。由於肝癌不像腸癌般會出血，無徵兆可言的，那時仍行得走，他向醫生詢問「還剩多少日子？」時，醫生告訴他約兩至三個月。當出現肚脹、腹水、消瘦、無徵狀時，就表示還有一個月壽。聽罷後查錫我即在心中盤算，才七月，頂多還有四個月壽命，該捱不到聖誕了。就在此時，朋友提議他到中大求診，本着「就木、一試無妨」的心態，接受一個詳細的超聲波檢查，結果為他帶來一線曙光。九四年八月六日，查錫我證實左肝葉沒事，只是右肝有原發性肝癌，推翻之前血管造影顯示左右肝葉都有癌細胞的結論。欣喜之餘，為免夜長夢多，他於八月八日入院，翌日即進行部分切除手術，如此切去了三分之二的右肝。

手術成功 安然度過

說到切肝的經歷，他又附則「切肝送割膽」黑色笑話。當年麻醉師在手術前對查錫我說：「為方便割肝，需要連膽一併切掉」，他不明白所以向外科醫生查詢：「可否不求『方便』，留個膽呢？」怎料此話一出，即被醫生責罵：「割肝一定要割膽，否則做不成手術，為何你肝有事不關心個肝，反而問個膽呢？」自此，他每次與人分享切肝經驗時，總會重提這則笑話，算是幽默自解。

查錫我說，切肝手術後接受一次性的內放射治療，至今十年頭，期間需定期進行檢查，目前的是癌症沒有復發跡象，或者說他的樂觀心境為自己延續美好人生。

resign 辭工

說查錫我確診肝癌經過曲折，他在工作方面同樣充滿戲劇性，而肝癌更是一條導火線。查錫我於一九七六年初加入廉政公署，先後任職社區關係處為總社區主任、執行處總調查主任及防止貪污處高級審查主任。過去十多年，查錫我一直幫助肝癌病人及其家屬，九八年因曾戰勝肝癌及熱心幫助癌症病人而當選再生勇士。但最諷刺的是，二零零四年查錫我因爭取保留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肝臟移植中心而強烈批評醫管局，由於其工作敏感，為了避免政府尷尬，在權衡為病人爭取權益與高薪厚祿的利害後，他毅然辭退年薪逾百萬元的高職，結束二十八年的廉署生涯。

心靈輔導 關愛人間

肝癌康復後，查錫我開始在「新城會」當義工，其後更成立「肝康會」，探望癌友及輔導其家人。而為了表達對醫療民生的意見，他又成立「香港民生醫療關注組」，以檢討醫療及民生政策，幫助有需要的病人及無聲的中產人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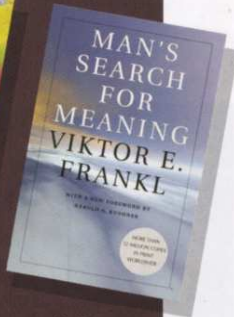
擁有犯罪學碩士及輔導學碩士，並考獲法律專業資格的查錫我，因為深明癌症病人的苦況，現在從事法律工作之餘，還致力寫作、出書及做心靈輔導，希望協助癌症病人面對困境，喚起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實踐「與人為善」的座右銘。



查錫我網誌 <http://stephenchar.blogspot.com>

資料庫 《再生情緣》

楊牧谷牧師（1945-2002）在生前寫下罹患鼻咽癌的抗癌經歷，描寫從發病、治療、與病友交流以至面對死亡的深切體悟。透過作者的筆觸，道出牧師也是常人，會罹患各種不同疾病，亦因此啟發了查錫我，最終對患癌欣然接受。



資料庫 Viktor Frankl (1905-1997)

「一個人，甚麼都可以被剝奪，除了一樣東西，那最後內心的自由——而對不可逆轉的境遇，選擇自己的態度與方式。」

作為一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Viktor Frankl注意到，最有可能活下來的是那些面對逆境仍然對生活充滿意義的人。他後來創出意義治療法（Logotherapy），幫助陷入情緒困擾的人重新發現失去的價值。他的著述豐富，其中一本《Man's Search For Meaning》，更被譽為心理分析的經典著作。

divorce 離婚

查錫我經歷了兩段婚姻。第一段關係在患病前結束。在發現肝癌後，第二段婚姻亦出現問題，現在提起彷彿仍隱隱作痛。查錫我感嘆的說：「肉體的痛苦很快會過去，心靈的創傷卻很難處理。婚姻觸礁的原因，我推測是癌症給配偶造成很大壓力。」那段時間，查錫我痛不欲生，不斷求神給自己一個答案，更懷疑祂是否存在。後來有一天如常祈禱，大腦突然「叮」一聲開竅，發現自己問錯問題。他說：「我不再問為甚麼，因為我明白到疾病、關係破裂都是苦難的一種，而苦難是不可以比較的。我改為問神讓我經歷這麼大的痛苦，是要我學習甚麼？怎樣透過苦難來榮耀祂呢？」問題想通，心情豁然開朗。

面對苦難 找尋意義

雖然經歷過兩段失敗的婚姻，但查錫我與四名子女關係親密，而他們亦很支持爸爸所做的事情。查錫我「莫因善小而不為」的做人態度亦深深影響下一代，從大女兒信中一句「爸爸我為你感到驕傲」的讚許，就是最佳證明。作為婚姻失敗的過來人，查錫我正與港大教授合作輔導癌症病人的婚姻問題。

他引述著名的存在主義心理學家Viktor Frankl說，面對苦難，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出意義來，找到意義，人就有生存的意志，透過與人分享他的患病經歷，能夠為別人燃點生命的希望。查錫我笑言，他不是要改變世界，只要他的存在能令這個世界稍微不同或變好一點，就已經足夠。✔